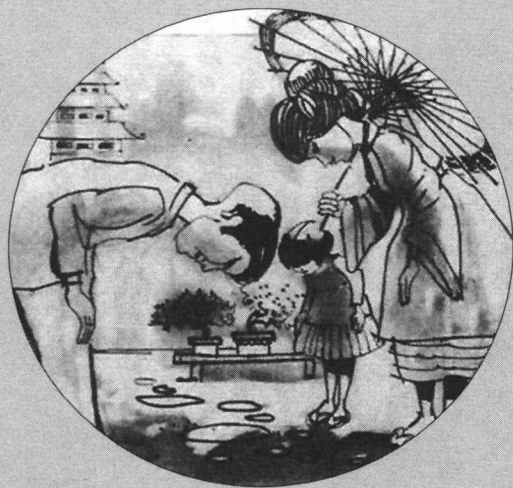


R U C I R I B E N R E N



日本人什么样

1. 从众无惧

集团性之说

在中国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日本人 1 加 1 等于 3，中国人 1 加 1 等于 0。

1 个中国人能打败 10 个日本人，10 个日本人能打败 100 个中国人。

1 个中国人是龙，1 个日本人是虫；3 个中国人是虫，3 个日本人是龙。

这些老生常谈是要说明，在个体和群体上，个人奋斗与集团行动，团结或不团结，配合或不配合，体现出中国和日本民族性格的差异。

在日本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很多人要过马路，但人行横道的信号是红灯，马路上没有车，即便过去也没有危险。要过马路的人们互相看看，显露出不耐烦的表情，做出欲动又止的姿势，好像都在互相等待。突然一个人动起来了，紧接着就有第二第三个人跨出去，然后，大家几乎不分先后地迎着红灯到了彼岸。“从众无惧”（みんなでわたればこわくない）是日本常用的俗语，在过马路面对红灯的时候，按交通规则是不能过的，但是“从众无惧”，如果大家都过，大家就不怕。就这个说法，我想找合适的中文常用语或成语来对应，意思很贴切的好像是没有，最为相近的恐怕只有“法不责众”了。但是二者有着重要区别，“法不责众”的意思是规矩治不了众人，要破这个规矩得拉着众人一起破。“从众无惧”则跟“法”与“则”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是跟着大家就无所畏惧。

一则不知出自何处而在各国流传的笑话说：泰坦尼克号船就要沉了，老幼和妇女都上了救生船走了，剩下的青壮男人们为了不被沉船引起的旋涡卷入海底，趁船沉之前赶紧往海里跳，于是对英国人说：要保持你的绅士风度吗？跳！英国人跳下去了；再对美国人说：你要当英雄吗？跳！美国人跳下去了；又对德国人说：你要守规矩的话，跳！德国人也跳下去了；最后就剩日本人了，于是对着日本人的耳朵小声说：“大家都已经跳下去了，你还不跳？！”日本人这才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我初到日本企业里研修的时候，几个同来的中国同事被分散到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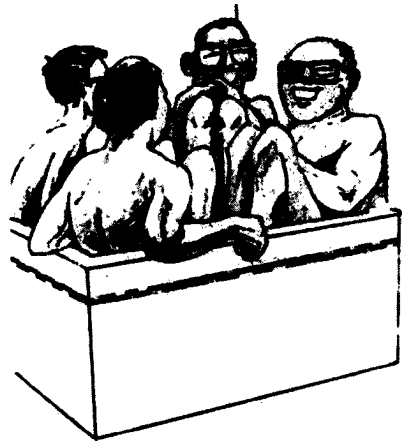
嵌入现代大厦中的传统日本料理饭店

个工作地点，我所在的办公楼只有我一个外国人，除了讨论工作几乎不说什么话，再加上语言不通，连续几个月，我默默地编程序或自己学习。那一阵子几乎没有人来理我，只有一位其他项目组的、曾经学习过一点中文的人，偶尔来我这里坐一会儿，说几句中文，或送我点儿小礼物，以示关心。一次，他突然问我：“你在这里不觉得紧张和不安吗？”“什么？”我一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经他一番解释，明白了他问话的意思，但不知他问话动机的我，简单地回答：“我好像没觉得有什么紧张和不安。”“还是不一样，像你这样日语不太好，这么长时间没有伙伴，一个人孤独寂寞，要是我们日本人早就受不了了，不定怎么紧张和不安呢。”“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难怪他时不时地来我这里小示关心。尽管我在这方面没有那么迫切的需求，可是我理解、接受并感谢他对我的友好和“同情”，十几年过去了，我一直把他当做好朋友。他的一番言语和一系列表现，使我知道了日本人还有“个人不安”这样的特点。

日本人的“个人不安”表现在许多方面。一种是上述情况，没有伙伴时孤独寂寞带来的不安。还有在陌生人面前的“对人不安”。学习日语时，多数日语教科书的第一课就教人如何寒暄：“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よろし（））。”这个在中文、英文等多数语言中所没有的多余的客套话，日本人广泛而频繁地使用着。“初次见面”，那不是多余的话吗？见到初次见面的人，不是初次见面还能是什么呢？用得着强调吗？日本人用这样的寒暄，以表明相互处于同样的情况和立场，找到一个共同点，以缓解面对陌生人时的不安。“请多多关照”，关照什么，怎么关照？只是“初次见面”，又没有什么有求于对方，为什么一定要让人家给予“关照”？这一暧昧的寒暄词语，被日本人更为广泛频繁地使用。初次见面时当然要用，与人接触时、求人做事时更是要用，以表达寻求对方的好意并且依赖对方的心情。既然有这样的特点，人就自然地寻求某种心理上的安全和安定，那么，依靠他人似乎就是最好的避风港。

个人与集团的协调

对那些“对人不安”的日本人来说，最为恐怖和羞耻的事情是“与众不同”。他们深知做事不得自作主张、标新立异，更不能轻举妄动。离开了集体，一个人不但什么也做不了，还可能要遭受到集体的蔑视和攻击，要忍受孤独、寂寞甚至屈辱。他们普遍愿意被包裹在日本式的小集团中安稳度日，具有强烈的对群体对集团的归属感。他们普遍认为集团的意志就是自己的信念，集体的力量是无穷的，集体的任何事情离了谁“地球照转不误”。认为所有成绩都是大家的，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个人再能，也是集体中的一分子。要不是公司给你提供好的工作环境，要不是有大家的全力协助，纵然你会十八般武艺、七十二种变化，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你能怎么着？到头来你能折腾出集体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吗？那里并不需要特别能干的人，如果谁特别有主意，有新想法，或者标新立异显得突出能干的话，



英国教科书中形容的日本式群体交际

，倒容易引起周围人的反感，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麻烦。人们寻求安全感因而具有归属感，进而发展成对集团的忠诚心和责任感。个人离不开集团，集团保护了个人，集团的发展就是个人的发展，集团的衰败就是个人的衰败，一个集团中的众多个人命运被紧密联结起来。这些人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几乎要一辈子“同甘共苦，两肋插刀”。在日本有不少激励集团精神的方法，比如众人高唱社歌，以凝聚公司员工的集团心态。每个新首相在当选之时，必领着众人高举双手，三呼万岁，以示万众一心。每当集团聚会结束时，大家共同击掌，“啪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连续循环三次，节奏整齐，声响震天，以寻找共通的感觉及意识，高扬集团精神。

由于日本人富于集团性，个人的行动多被包裹在集团之中，因此显不出有什么个性。欧美人形容日本人时，突出地说他们没有个性。但是谁都知道，是动物就都有个性，何况是高级动物的人类？日本人也是人类的一员，怎能没有个性呢？

作为人，一个有思维、能够单独行动的个体，不管他是哪个民族、属于哪国的人、有没有受过什么样的教育、有如何如何的经历，多少都具备作为个体的个性。作为个体不能去发挥和表现其个性的话，那他就不能够成为个体而失去存在的必要。日本人与其他人一样，高矮胖瘦，暴躁温顺，好吃咸好吃辣，外露内向，虚荣心强与弱，攻击性有或无等等，人所有的一切特征一个也不少。

事实上日本人并不是完全抹杀个性，只是在服从群体和发挥个性之间，更多一些主张先服从群体，只要这个个性不影响群体的根本利益，还是可以适当地发挥一下的。在群体中，大家有通过某些共同的感觉而达成的某些共识。这些共识往往没有也不需要明确，人人都根据各自的感觉去理解、遵守和维护这些共识，这就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则或者说是惯例。要寻求安全感的人，首先就得控制自己，遵守群体中的“规则”。然后得到集团的承认和集团成员的友谊，以解除不安心理。花时间锲而不舍地在规定范围内做出不懈的努力，以巩固和提升在集团中的地位。他们需要把自己的个性时深时浅地埋藏起来，在群体中以忍耐、服从、努力、等待和坚



传统与现代并存

持来寻求从得到安全感一直到达成自我实现的人类行为需求。

不仅在习惯上，日本从制度上也采用了对集团活动十分有利的措施。日本企业广泛实行“终身雇佣制度”和“年功序列制度”。从理论上讲，一个人进了企业，从成为这个企业的正式职员开始，他将被“终身雇佣”。只要他对公司不犯大的错误，在社会上也没有被警方稽查的劣迹，如不提出辞职的话，他可以在这里一直呆到退休。企业中，按在职工龄来评价功劳，按入社先后排列上下级关系。只要他在公司里干，熬到一定年头，就会有相应的提升。如同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锅饭”，不管你干还是不干，都能领到工资，活得下去。这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绝无仅有的实施类似“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日本企业从制度上保证了它的职员的一生，但是如何保证它的职员能为企业努力工作做贡献呢？如果有的职员躺在公司的“大锅饭”上，光吃不干，公司不就吃亏了吗？在这里，集团的组织作用就得以充分发挥了。

日本的组织以“终身雇佣”以及利用日本人的人际关系习惯，个人产生强烈的归属意识，使职员们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将来只有依靠组织的成功才能得到保证。随着终身雇佣，长期在一个地方工作，与长期在一起的伙伴配合，工作就顺利多了。每个人都有工作上的关系网，只要他不换雇主，这些关系是一生的宝贵财富。论资排辈，后辈在地位上超过前辈一般不大可能。年轻时工资较低，但是长期在同一个单位工作，随着年头的增长，自然而然工资就可以起来。若一直干到退休的话，就可以得到丰厚的退職金。退職金是根据在某个单位所呆时间长短来计算的，换了单位不能再连续计算。这种方法鼓励人们不换单位，固定在一处工作一生。如果谁跳槽换了公司，就等于是离开了所熟悉的集团去一个不熟悉的集团。他以前积累多年的、与伙伴磨合好了的配合关系、在原公司的工作关系网都将失去作用，一切都得从头再来。在退職金方面也要吃亏，原公司给的不多，新公司工龄要从零算起。日本从制度上把人死死地钉在某个集团中，使他们为该集团长期奉献，这成了日本的动力和发展的源泉。日本依靠牺牲和压制

个性，换来一个均衡和同步的社会发展。在日本的集体中，个人的意识须符合大家的意志，人人都尽量不表现个人的一面。在共同做事时，个人尽量不独出心裁，紧密地与周围人配合。这样，大大减少了因意见不一致造成同事之间互相不服气、互相不支持、互相拆台的情况发生。每个人就像机器中的零件，几乎没有内耗地运转，效率自然就大大提高。日本人的这个特点，特别适合需要互相密切配合的工业化生产。日本就是利用这个法宝，在数十年的较短时间内，使得极端落后的工业经济在世界上崭露头角，随后与欧美先进工业国家并驾齐驱。

实用的等级

在印度，有一个用日本的资金建立、全都由日本医生和护士进行治疗、看护的麻风病医院。医院完全按照日本式的“公平民主”来运营，患者一律平等，住同样的病房，一起打扫病房，在同一个食堂吃同样的饭菜。有一个婆罗门的患者住进来。婆罗门是印度各阶级当中地位最高的阶层，但未必都是富翁，反而因为是婆罗门人，有些“低贱”职业不能去做，难于成为富翁。这位婆罗门患者其实是个乞丐，虽然他不直接向人乞食，但依靠别人施舍过着清贫的生活。进了医院，不但能够接受治疗，还能在衣食住上得到保证。但他说不能和阶层低贱的人一起就餐，不能和阶层低贱的人一起打扫病房。日本人认为那样想是不对的，人应当平等，说应当遵循医院的平等的规矩。于是这位婆罗门人跪地乞愿，请求允许在这里维持婆罗门人的生活方式。当他知道愿望不可能实现的时候，则毅然离开能够给他提供舒适生活的医院，回到了过去的乞丐群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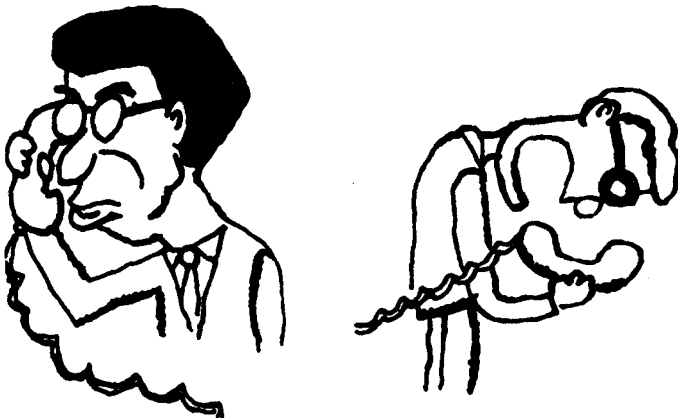
二战中，日本军人成了俘虏，军官的权力地位没有了，军队的军衔阶层的意义就没有了。士兵俘虏说：“当官的居然还当俘虏。”军官俘虏反而成了被蔑视的对象。日本的士兵俘虏们反对并不能容忍因为是军官就不参加俘虏营里的劳动。这个时候，军官的身份地位和尊严已不存在了。日本军官本身对国际条约规定的军官身份应得到保证和照顾的意识也非常淡薄。欧美的军人成了俘虏，仍保持军队中的等级

秩序和级别关系，军官是军官，士兵是士兵。二战中，日本抓了欧美军人俘虏，对他们的等级秩序和级别关系大惑不解，日本看守和欧美俘虏常常为此发生争执和冲突。欧美抓了日本军人俘虏，俘虏营的看守、所长向军衔阶层比自己高的日本俘虏表示敬意，如同迎接本国失去军队指挥权的上级军官接受自己管辖一样，使得日本俘虏不知所措。

日本著名作家三浦朱门在解释日本人的等级关系时，举了上述两个例子。

日本人没有印度那样明确的等级身份制度和传统。在阶级层次的意识上，支撑日本统治阶层的是物质和实力。当二者都失去的时候，他不过是一个平民百姓。除了皇族，日本没有世代相传的身份地位，没有像印度那样的婆罗门等等的阶层。

但是日本人特别注意现实中的等级关系。在与人接触时，总是细心地注意自己和对方的地位，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并且揣测对方的地位，来决定交流时应当采用的对策和所持的态度。日本人有面对生人紧张的心理，当确认了对方的地位，知道自己该如何做，便解除了紧张。有一个最典型、也是被日本人或非日本人论说日本人时百举不



不知道是习惯还是真的尊重，在与上司打电话的时候，也要点头哈腰（此画出自英国教科书）。

厌的例子，就是利用名片。名片一般都注明了能立即了解对方地位的所属集团、从事职业、官衔级别等信息。人们公认日本人特别地喜好名片。除了初次见面，第一个有效动作是交换名片以外，持有某大人物的名片也是炫耀自己的手段。在日本的社交场合，名人的跟前总是排起长队，小人物们争先恐后地交换名片。我还见过一张名人的名片，被数人借去复印以备收藏的情景。他们的等级观念是非常严密的，上下关系清清楚楚，似乎谁也不想“越雷池一步”。

重要的是日本人的等级观念非常实用。他们认为，阶级和身份不过是暂时的，当你有实力有权力的时候，下级要对你依顺，一旦你失去了那些，你的阶级和身份也就没有了，你过去的部下立即对你另眼相看。都说日本人论资排辈，尊敬年长者，这是儒学思想在日本产生影响造成的习惯意识。最有代表性的是日本人集团（企业、团体等）中的“年功序列制度”（论资排辈），长者为先的习惯意识不仅深入人心，而且成为工作生产甚至生活娱乐中人际关系的规范。不过，这个“长者”不一定是年长者。年长者以其年龄，“吃的盐比别人吃的面都多”，标志着他比较经验丰富、知识渊博。但是在一个集团中待的时间长短更为重要，“在团长者”对这个集团应该属于比较经验丰富、知识渊博。在年长者和“在团长者”之间，这个集团往往选择“在团长者”，因为从现实角度讲，“在团长者”要实际、实用得多。“年功序列制度”就是基于这个实用概念而形成的。日本人不跳槽，安分守己地在一个企业中，充分享受“年功序列制度”。随着时光流逝升薪晋职，“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成为“在团长者”，然后可以像前辈一样“叱咤”一番“风云”，退休时领取一笔可观的根据在这个企业的时间长短来确定数值的退休金，完成其有价值的职业人生。

日本人的地位意识非常实际，根据供求关系，地位随着变化，有利地位和不利地位的相互态度明显不同。在人的经济交往中，最频繁的活动是买卖关系。买方手中有钱，可以任意选择购买某个卖方的商品，立场地位就相对有利。卖方要把自己的商品卖出去换回现金，求买方购买自己的商品，立场地位就相对不利。在供求关系上引起人的地位感觉和态度的变化，这似乎是商品社会中一种自然现象。

日本买方与卖方的关系有一种强烈的反差和绝对的不平等。买方虽然就是个普通人，在买东西的时候立刻有了自己是“上帝”的感觉。我买你的东西来了，我给你带恩惠来了，要求卖方提供尽可能的服务，自然而然地采取傲慢、得意的态度。而卖方则鞠躬大躬施大礼，用尽日本繁杂的尊敬礼节和甜言蜜语，宛如见到“上帝”，采取卑恭的态度。在这一瞬间，因为买卖发生的接触产生了供求关系，使人的地位发生了重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

可是，与日本同样商品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尽管也叫嚷“顾客是上帝”，但没有日本那样的强烈反差和不平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学习日本的作法，比如说中国，在有的商店门口两侧，身披彩带的两排俊女，鞠躬作笑，对入店者致欢迎词，对出店者致谢语，把顾客捧为上帝。这不过是改善服务水平、促销的一种手段。购物者没那么自我感觉“伟大”，售物者也没那么故做“渺小”，相对平等的地位并没有因为供求关系而发生变化。

这个能够引起地位意识变化的供求关系并不仅仅限于经济活动。日本人求人做事，求人者和被求者之间，也是同样。在没有既定的上下等级关系、相互是一种平等关系的时候，求人者为达到目的，对被求者点头哈腰、甜言蜜语，而被求者很自然地腰杆挺直、指东说西，呈伟大状。看上去，二人明显的地位有所不同，实际上就是在求与被求之间，彼此地位发生了瞬间的变化。当事情过后，二人之间求与被求的关系结束了，相互地位立即恢复正常。日本人的地位意识中，没有稳固的平等，也没有难变的上下关系。当有需求时，平等将被打破。根据场合，根据情况，日本人的地位意识是频繁变化的。

等距离往来

我曾经有过百思不得其解的经验。晚上下班后，按日本人的习惯，工作同事常常出去喝酒小聚，借酒来轻松、发散工作压力、调解人际关系，于是时不时入乡随俗地同日本同事这样聚一聚。酒中酒后，借酒吐“真言”，相互几乎无话不谈，感觉好像亲密无间。第二天，我

还带有昨晚的余兴，以“亲密无间”的心情和表情去招呼曾经一起畅谈的“酒友”。令我吃惊的是他们的表现完全判若两人，我好像成了他们的陌路，就跟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对我爱答不理，显得比平时更加冷淡。起初我很气愤，把这种“更加冷淡”现象归咎于日本人对外国人的差别态度上。渐渐发现，日本人之间也这样。原来是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他们要保持这样的平衡。



打折商店遍布的秋叶原地区

他们普遍有两种形态和面孔，一是社会性的，二是个人性的。在个人交往的环境，露出个人性的原本面孔和性格，无所顾忌地自然表现，于是就有了酒中酒后借酒吐“真言”，相互几乎无话不谈，感觉好像亲密无间。但是在社会组织里，也就是集团中，表现就截然不同了。

日本人的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大家都尽量保持的几乎相等的距离，并且还时时刻刻度量 and 确认这个距离。这个距离是保持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以及维系集团共同意识的纽带，一般这个距离不宜太远也不宜太近。远了就有疏远之嫌，立刻引起相互的猜疑，自己何处伤害了对方，对方为何待自己那样，被疏远的一方立即就会做出反应或以某种方式给予回击。有时无意说了也许属于莽撞的言词，或对别人的招呼稍微怠慢了片刻，迎面相遇没有以大家都习惯了的方式寒暄等等，都会滴水不漏地被察觉到，被认为是拉远距离的行为，必然要承受由此引起的后果。日本人对处理人际关系异常用心，对影响人际关系的相互对待的方法、程度、深浅远近异常的敏感。日本人一般都小心翼翼地选择自己的言词，礼貌周到地应酬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对不起”、“抱歉”、“谢谢”之类的词语常挂嘴边，以致让人感到腻烦。把关系距离弄近了，更是要不得的事情，那样会使对方不知所措而引起反感。有人戏称，要想让日本人（个人）难受，就总让他欠你的，总让他还不完。如果你给了某个日本人一点恩惠，或送他一件什么礼物，或帮了他一点小忙，他会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还你些什么，而且作为“还礼”的价值，好像被精密地计算过一样，基本上等于你给他的那一份。他们似乎严格遵守着一个不成文的协定，“谁也不要欠谁的，你给我半斤，我还你八两。”作为还礼你要是多给了，并不表明你做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壮举，你是给人家带来了麻烦，使对方感觉到他多欠了你一些，还得找机会以何种方式补差返还。日本人怕欠人家的，怕因此不知如何对待对方，怕距离太近了以后不好相处，怕打破以往的等距离均衡而难以相处，怕因此而影响与相关的其他人的关系。在一个集团中，为了人际关系的均衡，各人之间都必须保持一定距离。



随处可见的日本礼仪

在一个最小的集团单位中（10 人以内），几乎看不出谁和谁关系更好一些，不存在什么莫逆之交。超常的关系是危害集团的祸种。人与人之间等距离相处，均衡的礼尚往来，是在日本集团中生存的基本手段。

欺负的妙用

日本人的社会集团，从外面看来似乎是“一潭静水”，行动是一致的，大家的思想也是一致的。可是在那“一潭静水”的底下，有着异乎寻常随时随地存在的争执、冲突和倾轧。日本人接触起来多数好像沉默寡言，不爱突出又不具幽默感，但是那些不显山不露水的人，有着比他人一点也不少的思绪和翻腾在胸中的纠葛。不知何时，那“一潭静水”就混浊起来翻起冲天的大浪，那“静若处子”之人一旦行动起来，将“动如脱兔”。从外面看，日本的团体坚如磐石，给人以“精诚团结”的感觉。深入到日本人的团体中，就会发现，那里面的派系以及人与人之间倾轧之激烈，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个人的烦恼和牢骚，绝不在其他民族的团体之下。所不同的是，日本团体发生的内斗，一般不张扬到外界去。内部斗得一塌糊涂，往往外面看来依然是“一潭静水”。

在日本，人欺负人的问题已经成为社会问题，中小學生因为受欺负而自杀的新闻报道几乎每个月都可以看到。中小學生当中发生的所谓攻击和欺负，不仅包括易被发现而制止的公开殴打和漫骂，更有不易被旁人发现的几乎不能算作是欺负的隐蔽骚扰。不知何时你的书本掉到地上，你的铅笔没有了，你的桌子倒下了；你走到哪里他们就躲开哪里，几个人离你不远不近，时不时地看你几眼，一起议论几句，做出轻蔑的表情，然后再互相会意地一阵哄笑，使你觉得你在被他们讨厌和嘲弄。当你忍无可忍而质问他们时，他们说，没有啊，我们根本就没有在说你。他们未必与你发生直接公开的冲突，而是仅仅使你感觉到不舒服，并且让你说不出道不出，难以做出明显的对抗反应，也无法去向老师等他人诉说。明明狠狠地整治了你，却让你说不出来，这种欺负，用日本话说、“阴险”、“阴湿”，其滋味请读者自己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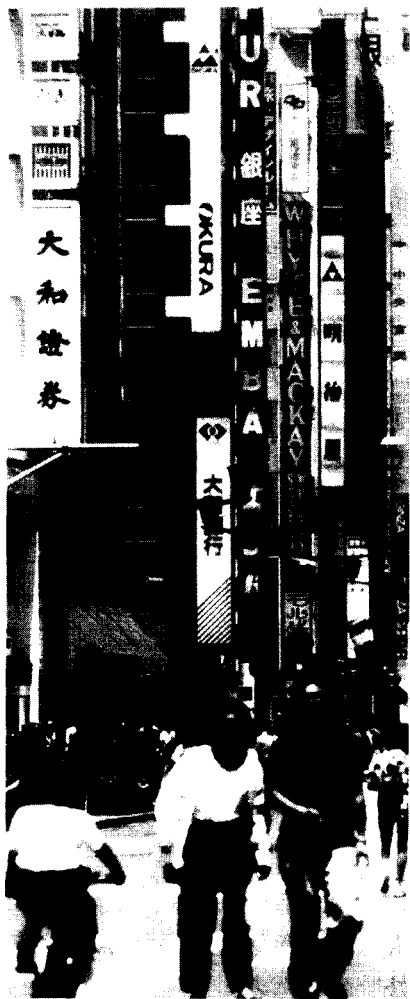
象吧。

在许多国家民族的少年儿童当中，公开性攻击和隐蔽性骚扰的欺负都是存在的，但是，日本式的欺负是以隐蔽性骚扰为多。不是从肉体上实施攻击，而是从精神上给与摧残，使得很多被欺负的人精神总是处在紧张状态，渐渐养成了疑心重的毛病，以至于任何人在一旁说话，他都觉得他们是在议论或嘲笑自己，觉得自己处处招人讨厌，而失去自信心，以至于惶惶不可终日。而且日本很少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侠”，普遍事不关己，避免麻烦。更有甚者，一个人被欺负，大家都去欺负他。那些原本不想欺负他人的人，为了与伙伴们保持一致，为了自己在小集团中能够站住脚而不落到受欺负的境地，就半主动地去欺负他人。因此那些受欺负的学生，很少能够得到旁人的援助。他们受欺负的情况几乎无处不在，令人无处躲藏，往往除了回家以外没有一块安全的区域。不少日本的学生为此苦恼不已，他们不想再碰到那种不愉快的场面，有的彻底地失去了自信，导致不愿再去上学，甚至选择了自绝的道路。欺负这个问题，成为日本中小学生学习辍学的主要原因。根据日本文部省（相当于中国的教育部）的统计，1997年度一年之间30天以上的逃学儿童人数，中小學生共105000人，其中小学生20754人（比1996年增加6.4%），初中學生84660人（比1996年增加13.1%）。主要原因是“怕受欺负”，“与同学不和”等等。这些年来，这个数字依然居高不下。日本中小學生中多发的自杀现象，也绝大部分是由于人际关系问题引起。几年前，日本的报纸曾报道中国四川省某地一所技术学校一个饱受欺负的男生，拿着自制炸药包紧抱曾经欺负他的三名同学，拉响导火索同归于尽。有的日本读者向这个学生翘起拇指，并感叹日本的学生在受欺负之后，无力采取某种方式作抗争，只会在遗书中指认“凶手”，用自虐的方式自杀寻死。这些情况与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日本的闷罐式的人际关系系统，自然产生日本特有的社会问题。

日语中的“いじめ”，有欺负的意思，但是这个“いじめ”是“使弱者难受”，比中文的“欺负”（用蛮横无理的手段侵犯、压迫或侮辱）一词覆盖的范围广泛得多。包括重程度侵犯、压迫和侮辱，以

及轻程度的间接骚扰、一个白眼、一阵哄笑，凡属于能够使人觉得不愉快或难受的事情，都被列入非正常人际交往的“いじめ”行列。也许准确地说，“いじめ”是“使人难受”的意思。日本人感受性强，一点点小事往往被认为是“欺负”，许多事情在中国人来看并不属于欺负，但在日本人来讲就成为了欺负。日本人从小受到根深蒂固的“不给他人添麻烦”的教育，因而对“被他人添麻烦”则极为敏感和反感。几乎每个人都有个时而柔软有韧性有弹性、时而坚硬又带刺的外壳。他们精心地围出一块不容侵犯的小范围，细心地维护着使之不被侵犯，敏锐地感受并对抗来自他人的攻击。

所谓欺负人的问题不仅是在学校中发生，也是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日本的企业、学校、团体等任何集团中，成年人之间的“欺负”也不逊色。日本人存在于一个集团主义、集体利益优先、个人服从集体的命运共同体环境中，公开的个性发挥可以说在日本这个社会中没有市场的，并且是不被允许的。当然，日本人也是人，有七情六欲，也有个性，也有表现自我显示个人存在的欲望，也要宣泄个人的烦恼。在集团的铁壳子里，不易进行突出的自我表现。为了表现自我、显示个人的存



日本最著名的商业街东京银座